

老虎团在豫西



老虎团在豫西

——皮定均部某团开辟抗日根据地纪事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老虎团在豫西

——皮定均部某团开辟抗日根据地纪事

83117部队政治处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郑州二七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 $\frac{3}{4}$ 印张 60千字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册

统一书号 3105·377 定价0.24元

编 者 的 话

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，我部的前身——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三十五团组建于河南省林县后，在皮定均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，转战豫西大地，点燃了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。由于这支人民的武装勇猛顽强，日伪闻之丧胆，被豫西人民亲切地称为“老虎团”。

三十五年后的今天，为了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，我们收集、采访、整理了反映我部战斗在豫西的革命斗争的部分回忆录，编写成《老虎团在豫西》一书。书中主要记述的历史事实是：挺进敌后，发动群众，坚持统一战线，在嵩山南北竖立起抗日旗帜的灿烂一页；前仆后继，流血牺牲，狠狠打击日伪顽的反动统治，为苦难的豫西人民报仇雪恨的英雄业绩；军民一心，军政团结，粉碎日伪顽的围困封锁，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；以及突破敌人围、追、堵、截，战胜重重艰难险阻，胜利完成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的千里突围。

“前辈回眸应笑慰，擎旗自有后来人。”在新的长征路上回顾我部在豫西斗争的峥嵘岁月，以作为老一辈战斗历程的永久纪念，作为我们新一代的激励、鼓舞、鞭策和力量！

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成都部队副司令员王

诚汉等老首长、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。在此，
我们谨表深切谢意！

中国人民解放军
八三一七部队 政治处

一九七九年五月

目 录

古嵩大地卷怒潮	王诚汉 (1)
——回忆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	
嵩山日出	何 泉 (16)
回忆四班	向成珍 (26)
“红赵堡”	徐 良 (33)
虎穴除奸	李凤岗 (42)
转战偃师一二事	赵元福 (50)
伏牛山战役散记	赵世宽 (60)
土坦克大显神威	单 武 (71)
为了前线的胜利	秦久俊 (76)
赶队	李明义 (87)
突围路上	李堂明 (96)
向党的生日献礼	张静波 (107)

古 嵩 大 地 卷 怒 潮

——回忆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

王 诚 汉

组建誓师 挺进豫西

一九四四年秋，日寇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疯狂的“扫荡”和封锁，根据地的反“扫荡”、反封锁的斗争也就更紧张，更艰苦了。

一天，我接到一个意外的通知，要我即刻到军区李达司令员那里去。

当时心想，司令员找我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战斗任务，不然，我正在党校学习，司令员哪会亲自找我呢？

我急切地赶到军区司令部，见到了李达司令员，我的心情很激动，很想快点知道有什么任务。李达司令员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他没有向我介绍根据地反“扫荡”的情况，而是详尽地向我讲述了豫西的形势。他说：“今年四月，日寇为了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命运，进行垂死挣扎，调集了五万多兵力，向正面战场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。国民党的第

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毫不抵抗，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。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，豫西三十八个县的广大地区沦入敌手，苦难深重的豫西人民，又遭受了日寇烧杀抢掠的新灾难……”

听着李达司令员的话，我只觉得浑身的血管在急剧地膨胀。国民党军队丧师辱国，已经是他们的老传统了。他们在豫西的惨败和狼狈相，早有传闻。听上级内部通报，汤恩伯的军队见了日寇，犹如惊弓之鸟，四散逃命。汤恩伯的卫队就这样被豫西人民缴了枪，汤恩伯本人化装成伙伕才逃出来。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和十三军军长石觉，从豫西的临汝率部突围，发现日寇六、七辆坦克照明灯搜探，就吓得屁滚尿流，两个军的兵力，慌乱不堪，行李弹药都失落了，连军部的电台也丢失了。最狼狈的要算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了。当日寇抵近他盘据的豫西卢氏县时，这位司令长官一手搀着姨太太，一手抱着钞票仓皇逃命。这帮家伙，对老百姓凶狠似虎，见到日本人胆小如鼠。他们比鬼子多七、八倍的兵力，没照日寇的面，就望风披靡，真是腐败透顶。

李达司令员向我介绍豫西形势后，我揣摸不定。是要过黄河开辟豫西吗？可是太行根据地反“扫荡”正紧，哪能抽出部队来呢？我期待着司令员的交待。他看出我的心情，向我说明：为了扩大解放区，缩小沦陷区，粉碎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狂妄计划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我们组成一支豫西抗日先遣支队，渡过黄河，开辟豫西根据地。

我一听要去开辟新区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司令员继续说道：“军区决定，豫西先遣支队由皮定均、徐子荣同志率领，下属两个团，除第七军分区三团外，你带一个团去。”

党的信任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我还是带老区一团去吗？”

李达司令员摇摇头回答说：“现在根据地正在反‘扫荡’，总部又在我们这里，主力抽走太多，对反‘扫荡’和保卫总部有影响。准备给你组建一个新团，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没有困难。”我充满信心地回答。

“有的困难，我们已经想到了。”司令员郑重地说道，同时还指出：“在斗争中可能还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困难，你们要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环境的准备。”

李达司令员还告诉我：“为了减轻部队到新区去的困难和豫西人民的负担，军区把历年积蓄下的银元全部给你们带去。”

领导这样关心，使我更加充满了完成任务的信心。我当即表示：“决不辜负党和首长的期望。”

接受任务后，我们迅速进行了部队的组建。从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抽调了三个建制连，从河南林县的独立大队编了两个连，又从师部的特务连抽了一个排。三八五旅第十四团的第一连为一连，第十三团的第二连为二连，七六九团的第八连为八连。林县大队第二、第三连为五连、九连（一二九师师直警卫连充实之），全团共五个步兵连，六百余

人。

尽管大家知道，豫西的情况很复杂，条件很艰苦，特别有黄河天险相隔，脱离后方的支援，但没有一个人被这些困难所吓倒。相反地认为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丢掉了的国土，我们一定要去夺回来。部队充满了信心，士气非常旺盛。调干部时都争先恐后地提出要去开辟新区，凡是被批准去的都喜气洋洋，眉开眼笑。不论干部、战士都怕临时生病不能去，有的同志本来有点病，生怕被人看出了，隐瞒得严严实实的。党和毛主席领导与培育的军队，就有这样的特点，哪里困难大，就到哪里去，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之一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，这是令人难忘的日子，我们在河南林县的郭家园召开了支队成立和进军誓师大会。为了保密和保证部队的突然行动，我们绕道山西的阳城，然后又快速急进，一个整天走完了一百八十里路程，跃进到黄河边的济源县蓼郭渡口。

黄河，水面虽然不算太宽，但水深浪高，险滩很多。对面敌人占领山顶，居高临下。当时我们能够搞到的只有三只小木船。能不能渡过黄河呢？远看对岸碉堡林立，近看河水咆哮怒号，大家都有点焦急。

其实，支队首长早为渡河作了周密的安排，当我们绕道山西阳城秘密向河边集结时，支队已派出侦察人员，偷渡黄河，对河对岸的敌情和地形以及敌伪的河防部署进行了周密细致的侦察。从侦察情况来看，敌人当时是很麻痹的，他们

万万没有料到，当他们正在疯狂向我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之际，我们竟能抽出兵力，渡越黄河插到他们的心脏地区去。因此，他们只派伪军担任河防，部署得并不严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毛主席、中央军委和中央首长对选择的进军时机是非常英明的。

我们做了强攻的准备。但为了不惊动敌人，部队利用月色朦胧、雾霭苍茫之际进行偷渡。我们把三只船连在一起，船舷两侧系满了大葫芦，以增加船身的浮力，加大船的载重量。渡船开出后，被据守河中心沙洲的敌人发觉了，他们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河面。我们冒着呼啸的弹雨，奋力破浪前进，冲过激流，绕过沙洲，占领了对岸的滩头阵地。戒备在河对岸的伪军，慑于我军的威势，只是乱打枪，一直没敢轻举妄动。当朝阳初升，曙光照临大地的时候，我们一千多人的先遣支队已安然渡过黄河天险。从此，揭开了在苦难的豫西土地上和敌、伪、顽斗争的序幕。

发动群众 站稳脚跟

迎着萧瑟的秋风，踏着枯黄的霜叶，我们跨过横贯东西的大动脉——陇海铁路，甩开了尾追的日寇和伪军，迅速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——嵩山地区。

“嵩山苦，嵩山寒，
豫西人民受灾难，
水、旱、蝗虫和汤恩伯，
逼死了人民千千万！”

这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。走了好几十里路，看不到一丝炊烟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听不到一声鸡鸣。在大道旁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具无人收殓的饿尸，野狗在争食，肠子都流在地上，真是：“街死街埋，路死路埋，狗肚子是棺材。”

黄昏时分，我们来到了偃师县的一个村庄。这里，从地图上看是一个较大的村落，可走进村子一看，则是一个荒凉颓败的村庄。

我把部队安置在村外休息后，带几个同志往村里走去。我们信步走进一家较大的院落，院里一片枯死的黄蒿足有一人多高，窗台上长出的小榆树也有拇指一样粗了。据几位仅有的老乡告诉我们，这里原来共有一百七十五户人家，竟有一百一十五户外出逃荒了，有三十六户卖儿卖女，还有二百多人被抓了壮丁……我们退出村外，心情就象铅块一样沉重。

这时，队伍已经集合起来了，同志们整齐地坐在枯黄的草地上，个个咬着牙，铁着脸，怒睁着双眼，有的眼窝里还闪动着晶莹的泪花。政委马易之叫我讲几句话。讲什么呢？讲任务吧，早在出发前就交待过了；讲情况吗，眼前的情景不都清清楚楚摆着，我只是讲了句：“继续前进！”同志们就呼啦一下子站起来，走得格外有劲。此刻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豫西人民遭遇的悲惨情景，已经深深地每个同志的心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并一定能够在豫西大地上开花、结果。

我们这支一千多人的抗日先遣部队进入了中嵩地带，引起了日寇和留在这里与日寇勾结的国民党顽军的十分恐慌。他们乘当地群众还不了解我军之际，进行造谣中伤，甚至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我军。顽匪头子梁明之、杨香亭造谣说：

“八路军先苦后甜，将来共产共妻。”并对控制地区的群众宣布：“让八路军进屋者，杀！给八路军运粮送饭者，杀！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者，杀！”为了配合敌伪军对我军的围攻，他们还狠毒地规定：“一有号令，必须出动作战，一人不到，全家抄斩；一村违抗者，全村烧光杀绝！”

敌人的欺骗宣传，虽然一戳就穿，但当群众还不了解我军时，确实也给我军造成了一些困难。有一次，我带着部队路过东白栗坪的一个寨子，刚刚走到寨墙下，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了。只见寨墙上站着几个彪形大汉，背上背着长枪，手里还挥舞着短枪。

“老乡们，我们是八路军，到这里来抗日的！”我们喊着。

“什么八路七路的，国民党几十万人没有抵住，你们几个鸟人算啥？”

有的同志气得直跺脚，纷纷要求：“干他个毬！”

当然，凭我们这支队伍，要拿下这个土寨子是容易的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这样干，这样干不利于发动群众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。

于是我命令部队停下。大家不动怒，不着急，坐在地上唱起歌来。肚子饿了，就啃点干粮，叫几个人把银元吊上寨

楼，买群众的稀饭吃。天黑了，大家就露宿寨边。那天，在我们露宿的四周正好是一片红薯地，但没有一个同志去挖红薯吃。我们的实际行动，戳穿了敌人的谣言，消除了群众的疑虑。他们当着顽匪的面不敢讲，背地里却议论开了：“看人家八路军多好！秋毫无犯，送什么吃什么，吃一顿红薯饭，还拿出了响当当的银元哩！要是碰到国民党那些龟孙子，早就要挨耳光了！”这个村子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贫农李大秀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第一个把我们的战士拉到他家里去住。

为了更有效地发动群众，我们决定把九连留在偃师，一连放在宜阳县的东赵堡，二、五、八连随团部活动于登封、临汝一带。分散张贴抗日标语，宣传抗日政策；集中组织武装大游行，显示军威、扩大声势。人民群众对两种军队进行了对比，逐渐认识到：八路军是真心实意抗日，是真正的人民军队。以后，只要我们军队路过村寨，寨门就戛然而开，欢迎我们进去。土顽、恶霸再挑动和阻拦，也无济于事了。

豫西地方实力派很多，力量雄厚。他们掌握武装，也拥有一批群众。所以，争取他们共同抗日，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偃师县彭天寨，寨主名叫王维东，带有一支武器精良的武装。他为人耿直，性情暴躁，好交朋友，很讲义气。豫西沦陷后，日寇几次诱降，他都表现了朴素的民族气节，没有变节投降，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。

于是，我们派了林先峰同志和地下党员张思明同志一起

去请王维东和我们共同抗日。开始，他还有些犹豫，后经我们“三顾茅庐”的几次邀请，又目睹我们部队严明的纪律、正直的行动，终于把胸脯一拍说：“中！打‘老日仔’，咱跟你们一块儿干！”

一次，王维东带领二十多人的武装，为了掩护我们九连撤退，据守彭天寨，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寨墙被小钢炮炸开了，鬼子冲进去后，他们就退到群众屋里坚持还击，屋子被手榴弹炸塌了，他们又退进地道里顽强战斗。最后，老羞成怒的鬼子使用了毒气弹，以王维东为首的二十多位抗日勇士壮烈牺牲了。

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、政策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站住了脚，扎下了根，建立了偃师、伊川、临汝、登封等县的抗日根据地。豫西人民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起来了。

打击日伪 建立政权

我们来到豫西后，战斗几乎天天在进行，并且一天比一天激烈，一天比一天紧张。那烽火连天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。

奇袭白沙镇，是我们在豫西打的第一仗。白沙镇位于伊川县城东南六公里。城里的伪警察局是鬼子直接控制的特务机构。他们经常派人化装成鞋匠、磨刀匠、补锅匠，出没无常，刺探我军情报，向日本鬼子通风报信。这帮豺狼还经常出来抢掠，强迫群众为他们修工事，送猪送粮，还要送妇女

供他们蹂躏取乐，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，纷纷要求我军拔掉这个据点。

在支队首长的直接领导下，我们决定把白沙镇伪警察局这颗钉子拔掉。尽管我们当时的装备很差，除一般的轻武器外，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。但战士们听到人民群众控诉日寇、伪军的野蛮罪行，都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心早就飞到战场上去了。

十月二十八日傍晚，风急雨猛。我团二连指战员由上王庄出发，急行军六个小时，赶到了白沙镇。深夜，白沙镇伪军的睡意正浓。忽然，枪声乍起，我二连战士在地下党员吴克俭同志的带领下，冲进了伪警察局的大院。不到一个钟头，这个虎穴就被我们捣毁了，伪警察局长吓得钻进了床底，亦被我生擒。这一仗，我们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，八十多支步枪，为豫西人民除了一害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一面战斗，一面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武装群众，建立抗日政权。十一月二日至十一月十日，我团在支队的编成内，先后在登封、偃师、伊川之间的永泉口、猴氏镇等地与日伪进行了九次战斗，粉碎了鬼子的第一次大“扫荡”。

日伪在我第一次反“扫荡”的打击下，不甘心失败，又在偃师之府店、佛光峪及伊川之江左、吕店等处设立据点，并在佛光峪驻扎日寇一百余人，企图控制偃、伊山区，割裂我军，阻止我军的活动。

佛光峪群山环抱，是我嵩山根据地的中心，是偃师、登

封、巩县的连接枢纽，素有“一盘碾，转三县”之说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打击日伪气焰，激发抗日热情，支队决定在除夕之夜，强袭佛光峪。

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敌人的据点就扎在佛光峪大庙里。我八连突击班翻墙而入，爬上屋顶，揭开瓦片，往里打冲锋枪，丢手榴弹，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惊得抱头鼠窜，一个个拚命往门外挤。庙门口站着八连两个大力士战士，鬼子出来一个，就用大刀砍翻一个。不一会，庙里的鬼子全部被歼。这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心中正纳闷，通讯员跑来报告了。原来是狡猾的鬼子怕我们夜攻据点，所以每当天黑后，大部分就偷偷外出，只留下少数鬼子在据点里。正当我们集合部队之际，躲在外面的鬼子反扑过来了。我当即带领八连占领了佛光峪村后一个叫露骨头山的高地。鬼子来势很猛，同志们打得更顽强，硬是用刺刀和石头击退了日寇的连续冲锋。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还紧紧抱住鬼子在地上滚打。天亮后，许多老百姓自动跑来支援。他们有的使步枪，有的拿红缨枪，有的握大刀，有的持三齿耙，还有许多群众在东西崖上呐喊助威。当我们用刺刀捅倒一个鬼子时，群众就激动地齐声大喊：“八路军打得好！”

一九四五年一月，日寇纠集了登（封）、临（汝）、伊（川）、偃（师）、密（县）五个县的日伪军向我嵩箕两山根据地实施疯狂“扫荡”。为了粉碎敌人的“扫荡”阴谋，我们在支队的编成内，暂时撤出箕山根据地，向密县北山尖